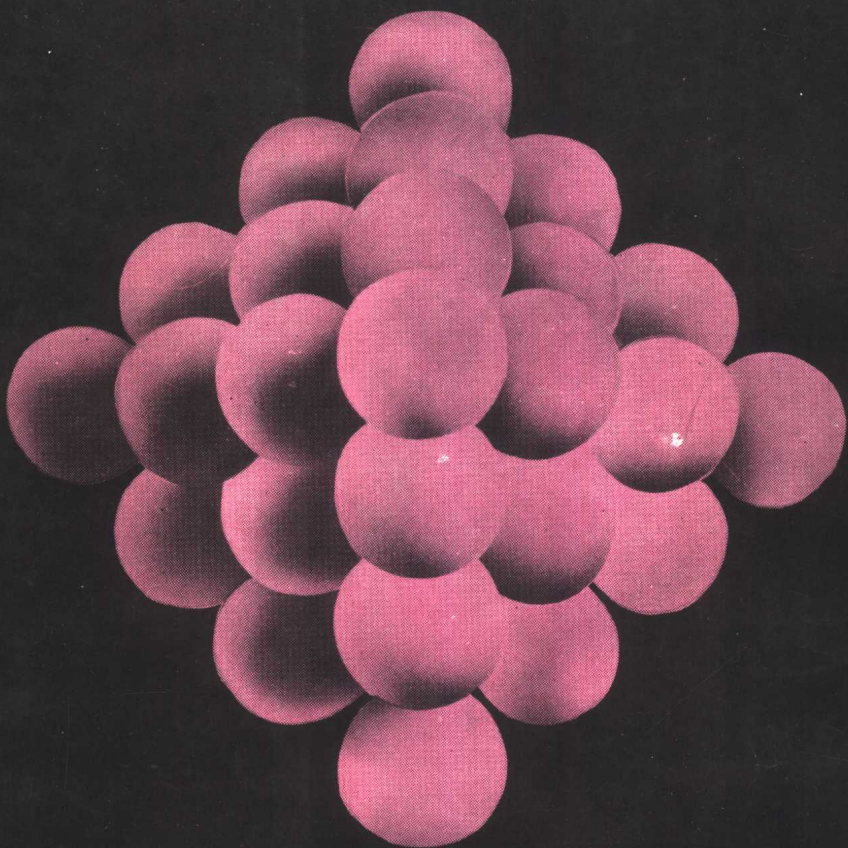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新文學叢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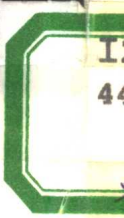
林海音自選集



中國新文學叢刊

# 林海音自選集

黎文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11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19 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選自音海林

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

# 林海音自選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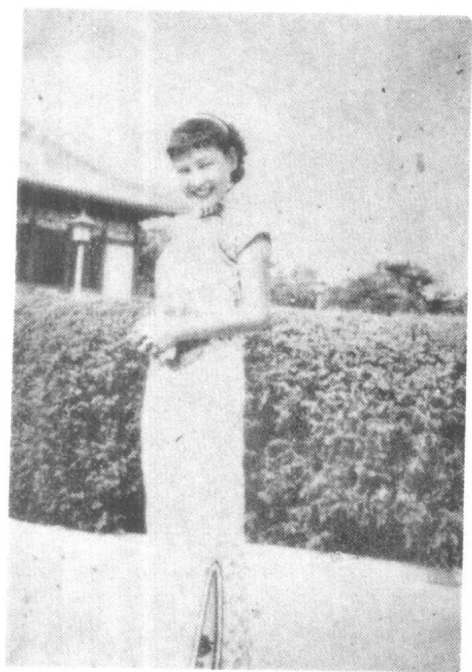
翻版  
印權  
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19

著者：林	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	印刷者：華風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	地址：臺北市西園路二段二八巷六弄廿八號	發行所：臺北市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	地址：臺北市長安路一段五六號	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	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	定價：精裝：七元 平裝：四元	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元月初版	郵政劃撥戶一〇六一八五號	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
插	內	內	蝴蝶	封	排	裝	版
頁	頁	封	頁	面	版	訂	本
：八〇磅雙面大豐銅版紙	：平裝；八〇磅大康米黃色印書紙	：八〇磅模造紙	：一〇〇磅模造紙加印淺灰色	：一八〇磅銅版紙	：新五宋15×2字	：穿線	：三十二開







林海音出生於民國八年，原籍是台灣。  
可是自幼隨父母到北平去，在那兒成長，  
接受教育，工作，結婚，所以她有濃厚的北  
平味兒，也因此有人說她：「比北平人還北平！」  
她出身於成金，她生在北平，她的私生活與專  
科學校，出校門後從事記者、編輯、寫作和  
出版的工作，以至於今。想來她今生是守著這  
個崗位不會變動的了；因為她對這些有濃厚  
的興趣和一個情願的精神。



■ 校 對 彭 海 珣  
■ 編 主 輯 林 彭 鳳 音  
■ 作 家 編 張 田 原  
■ 封 面 素 描 計 劃 郭 林 慳 嶽 豐

目 錄

蟹壳黃	鳥仔卦	標會	殉	要喝冰水嗎	綠藻和鹹蛋	春酒	手跡·小傳	生活照片	素描
充	毛	五	元	三	七	一			

吹簫的人	叁
我們看海去	九
驢打滾兒	一三
五鳳連心記	一五
燭	一八
我們的爸	一九
金鯉魚的百欄裙	三九
作品書目	
作品評論引得	

## 春 酒

到徐三叔家去拜年，是精神的負擔。這份美差事，却不能出讓給任何人；留在大陸的公公，曾經再三囑咐我們：徐三叔家可要常常的走動，總算是老世交了。

到了徐府的門前，望着新油漆的朱紅大門，我心裡不禁一陣慚愧，每年一次像例行公事樣的拜拜年，顯然是虛偽。最糟的還是死硬派的他，真是比卸任處長大人徐毓如徐三叔的架子還大，害我這兩年總是單槍匹馬，每次不得不編一套謊話。去年我對徐三叔扯了個謊：

「老六這幾天正出差到南部，等回來再給您拜晚年。」

「那裡，太客氣，想法多出幾趟差可以多混點兒零錢花，現在公務員太清苦啦，怎麼樣？都

好罷？老爺子有信兒嗎？」

聽聽，多關心！人家有什麼虧待我們的？爲什麼他總是那麼固執？一晃兒一年又過去了，今年這份差事又頂在我頭上，讓我再拿什麼去自圓其說呢！

我還在猶豫，朱門慢啓，裡面傳出一陣喧嘩聲，是退出來的一批拜年客，我遙見徐三叔夫婦站在玄關上頭，不住向外面的客人點頭，擺手。這時我身後又湧進一批新客人，我雜在客人堆裡向裡走，脫鞋，進屋，鞠躬，一直到擠在徐三嬸的身邊，她才看清了我：

「喇！是你！一個人嗎？」說着她向客人羣裡找，我不得不又把謊話搬出來，我先把眉頭一皺：

「佢孩子過年倒吃壞了倆，老六在家看着他們，所以我一個人……。」說完直後悔，我咒天咒地也不該拿我那活潑可愛的三隻小醜鴨咒着玩呀！他們都壯得像小牛！

「真是，請醫生了嗎？帶他們到中心診所去看看吧，公立醫院靠不住，多花倆錢不吃虧。」我聽了心裡直豎扭，但不得不唯唯稱是。徐三嬸今天打扮的格外漂亮了，「昨日勝今日，今年老去年」的話對於她並不適用，徐三嬸明明比去年年輕了，猩紅寇丹的十根嫩蔥般手指，捧着一隻高玻璃杯的熱茶，茶杯舉在鼻子尖底下，熱騰騰的水氣照着她的白臉蛋兒，好一幅悠閒夫人品茗圖！誰比徐三嬸更有福氣？可是她却常常叫苦：

「哎喲！這裡比不得大陸，這陰陽怪氣的鬼氣候，這脫鞋穿鞋的日本房子，孩子們在榻榻米上一跳動我就犯心病，噯？今天給我打針的張小姐怎麼還沒來哪！」

「好啦，好啦，我們有希望回大陸了，你這幾年在臺灣受的委屈我全知道，哈哈！」

徐三叔走過來安慰太太，我慌忙站起來，準備應付他見了我的那套問話，我真沒有理由嫌煩人家，徐府上的人各個對我們這麼客氣，關切。客氣中帶着憐憫；關切中帶着施與！

徐三嬸把我拖進她的臥室，和一羣女客堆在一起，這時外廳又來了大批客人，打躬作揖之外，我又聽見客人喊：

「處長，恭禧！恭禧！」

我聽了嚇一跳，是徐三叔又發表了什麼處長嗎？灶下婦孤陋寡聞，他總該知道，也不說告訴我一聲，沒有道個喜，豈不太失禮？在利那驚疑問，我又聽徐三叔說：

「同喜同喜，臺灣解除中立化，反攻大陸指日可望！」

我這才放下一顆心，原來恭喜的是臺灣解除中立化，不過「處長」這一稱呼，却隨着指日可望的反攻大陸而死灰復燃了，徐三叔今天雖仍然是以在野之身的寓公姿態出現的，不過今年的情形大有不同就是了。

華燈初上，徐府上擠得烏煙瘴氣，我想起身告辭，却找不到女主人，來去光明磊落，我不便

偷偷溜走，所以一直孤坐在客人羣裡等着，直到徐三嬸再度出現，我却又糊裡糊塗隨着客人們被讓入宴席中坐下了。我坐在那裡直像個大木瓜，因為我想不透今年徐府的新年何以不同于往年。

「處長，乾杯，明年可不是在臺北給您拜年啦！」

「三爺，大陸同胞的苦難，全仗您東山再起去解救，乾這杯！」

「毓老，我代表全體旅臺同鄉敬您一杯！」

於是，讓酒，猜拳，請菜，直把徐三叔灌得成了老醉貓兒，徐三嬸也桃紅泛雙頰。談話之間，我已體會出徐三叔對於反攻大陸也預備挺身而出一番作爲，先產生同鄉會什麼的，然後，彷彿就要組織某省省政府，連省長都內定了，可別像在重慶那回，一步回遲，什麼都讓人搶光了。

我又聽見鄰座的太太說：

「這幾年在臺灣，下女的氣算受够了，等反攻大陸回北平，第一，先把我們的小張媽兒從三河縣找回來！」

「阿拉回上海也定規要把家庭教師劉小姐帶去，沒有她我家小孩怎麼過！」一位上海太太說。

然後她敘述如何家裡放了六個孩子還能出去打牌通夜不歸，全仗了身兼保姆、管家、教師的劉小姐，現在連注射肝精都由劉小姐一手承辦了。

有人問劉小姐月酬若干，她把兩個手指頭向上一送，搖兩搖：

「送個數。」

「軋便宜！」一位太太伸出舌頭：「我家阿嬌還要兩百四！」

「所以嘛，等打回大陸定規要帶她去，脾氣還蠻好。」

呀！大家都等着打回大陸（等誰打？），在做種種打算（如此打算！），我還在夢寐中。我也彷彿被這愉快的情緒所影響，心神飄過了臺灣海峽，……扔在大陸的妹妹，年邁的翁姑，無數的親友……我竟不知是喜，是悲，在恍惚中，那隻鑲着紅寶石的葱葱玉指，舉着一杯琥珀色酒伸過來了：

「你也乾一杯，少奶奶，等到反攻大陸，就都有辦法了，老六還愁沒個稅局局長幹幹！你們也不至于這麼苦了，臺灣這點點人，大陸不夠分的！」

我舉起杯子，忽然想起方才客人們的話；內定的省長，三河縣的小張媽兒，一路回家的家庭老師，現在徐三嬸又派給他一個稅局長！但無論如何，我要感謝徐三嬸的美意，仰起脖子，一飲而盡，我心裡好堵得慌！



告辭出來，走在無人的黑巷裡，我的雨鞋晒着爛泥，嘆吱，嘆吱，雖然不好聽，可也够節奏。我急着回家，可是回家的路怎麼走？我腦子裡一會兒是小張媽兒，一會兒是稅局長，一會兒是徐公館……天旋地轉，莫辨東西。

細雨濛濛，我摸摸頭髮濕了，打一個噴嚏，橫隔膜直朝上頂，只覺得胸門滿脹，似乎全部的委屈要衝出咽喉。

我急急向前走，走到小巷盡頭的一盞暗黃的街燈下，靠着電線桿子，用手使勁向胸口下按，可是按不住了，我一哈腰，張開嘴，向着臭溝就是一陣亂哇哇，心中的齷齪，都隨着臭溝水流走了。感謝臺北的明溝，它的用途這麼大！等我直起腰來，吸一口涼氣，才知道「傾吐爲快」的滋味如何。

我這時完全清醒了，也弄清回家的路到底該怎麼走，我差點兒被徐三叔家的一席春酒攪胡塗了。

四十二年三月七日